

王金林 著

日本人的原始信仰

宁夏人民出版社



前言 /1

第一章 “世间美丽物，何处不寻常”

——生殖神、鸟神、鹿神信仰

第一节 生殖器和生殖神崇拜 /7

一、生殖器崇拜 /8

二、生殖神信仰 /11

三、神话传说中的生殖神崇拜与信仰 /19

第二节 鸟神信仰 /24

一、中国及朝鲜半岛的鸟神信仰 /24

二、日本人的鸟神信仰 /29

第三节 鹿神崇拜 /35

一、从考古资料看鹿神崇拜 /36

二、古籍中的鹿神崇拜 /38

第二章 “寻常世中物，何者为神灵？”

——太阳神信仰和山、河（海）、蛇神崇拜

第一节 稻作的传入与扩展 /48

第二节 太阳神信仰 /52

一、太阳神的诞生 /52

二、从考古资料看日本人的太阳神崇拜 /55

三、太阳神的祭祀 /61

第三节 山、河（海）、蛇等神的崇拜

一、灵山崇拜 /67

二、蛇神崇拜 /69

三、河（海）神崇拜 /73

第三章 “天地本无极，长远无终始”

——原始的宇宙观与创生观

第一节 原始的宇宙观 /77

一、古代日本人的宇宙生成观 /77

二、宇宙结构观 /81

第二节 原始的创生观 /99

一、父母创生观 /99

二、化生观 /102

第三节 哲学认识的萌芽 /107

一、先天后地、先天地后人（神）

——宇宙自然顺序的认识 /107

二、海洋——“万物之本源” /108

三、朴素的对立统一认识 /110

第四章 巫覡通神灵，卜筮求吉凶

——古代日本的巫与骨卜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巫 /117

第二节 日本巫的发展 /125

第三节 巫的分化 /131

一、由巫分化而来的祭祀官 /131

二、斋宫、斋王制的形成与发展 /136

第四节 骨卜 /141

一、骨卜目的的相似 /142

二、骨卜用材不同 /145

三、骨卜技术的异同 /147

第五章 仙境多诱人，谁愿入黄泉？

——死者的仪礼与长生不老思想

第一节 古代日本丧葬制的变迁 /152

一、墓制的变化 /152

二、古坟的出现及其内含的理念 /160

三、古坟的祭祀 /164

第二节 殓丧之礼 /168

第三节 祈求长生的伴葬物 /174

一、朱砂、赤色水银求长生 /174

二、桃子驱鬼 /176

三、玉石之美 /177

四、铜镜——驱邪、会神、登仙的宝物 /180

五、神剑代尸，魂归天 /188

第四节 常世国与浦岛子的传说 /191

一、徐福东渡集团的传说 /191

二、常世国与田道间守的传说 /193

三、浦岛子的故事 /195

终章 朝廷祭群神，岛国成“神州”？

——原始信仰向早期神道的嬗变

第一节 大和王权与大陆文化的吸收 /201

第二节 佛教的传入及其与原始信仰的冲突 /204

第三节 原始信仰向早期神道的嬗变 /208

后记 /218

出版者的话

前言

日本是一个多元的宗教信仰国家。日本人的宗教观是相当宽广的,一个日本人可以同时信奉两个,甚至多个宗教。据前些年的资料,全日本的宗教信徒有两亿余人,平均每人信奉两种宗教。在两亿余的信徒中,神道信徒1.04亿人,佛教徒8700万人,基督教徒150万人,其他诸宗教信徒1600万人。这种一亿人口两亿信徒的现象,直至今日仍无明显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由于战后有了宽松的、自由选择宗教的环境,个人信仰不再受到国家的强制,但也不排除在日本的历史长河的流动过程中,传统信仰的遗存。

在日本人信仰的诸宗教中,神道是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历史上,神道曾分别与佛教、儒学(日本人称儒教)长期地并存,成为天皇制的精神支柱。神佛、神儒并存的传统虽然被留存了下来,但是立足于传统信仰的神道,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热，对日本的广泛领域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层研究，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应当提出的是，在这股研究热潮中，神道的研究，明显滞后。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似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研究日本神道的意义，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神道从它形成开始也有1300余年了，如果加上神道形成以前的原始信仰，那么它的历史则更长了。贯穿于日本历史的神道，对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极深的。对神道的研究，有益于历史的、深层次的认识日本的昨天和今天，对于我们预测明天的日本也是有益的。

第二，受到学科知识的局限。对神道的研究，不但需要历史知识，也需要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哲学等广泛的知识。各学科相融合的综合知识的不足，影响了涉足这一领域的信心。

第三，在研究日本的热潮中，各研究单位或研究者的课题选择和设置，一般情况是厚今薄古，有益于中国现代化借鉴的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课题，成为研究的首选。为保证首选课题的完成，在人力和经费方面无疑得到了保证，而那些古代的、社会效益暂时不明显的课题，如神道等的研究，自然难以得以开展。不过，应指出的是，说这些方面研究的滞后，并不是说这些方面的研

究毫无成果,其实也有一些学者一直关注着这些领域,也有相关的著述问世,只不过,数量上比较少而已。

日本的神道立足于传统的原始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在纪元7世纪初叶以前,日本尚未出现作为宗教的神道,但已存在着构成神道的诸因素,即巫术、神仙信仰和源于中国道家和早期道教的某些理论和思想。正因为已存在着这些因素,所以大约在7世纪初叶前后传统的原始信仰向早期神道转化。

本书主要研究和叙述远古至7世纪后半期之间,日本人的原始信仰以及原始信仰向早期神道的转化过程。对于日本人原始信仰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已有较长的研究史,著述也多。但是,从众多的研究成果分析,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为分水岭,此前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两本古典,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可是,这两本古典成书于纪元8世纪初到20年代,书中的神代篇和早期天皇的纪事,虽然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社会和早期信仰,但毕竟成书较晚,且内中也不乏参杂后人的思维与观点,因此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改革的推进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建设,在日本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摆脱了皇国史观的桎梏,开始科学地审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原始信仰的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结合,使研究成果有了新的深度。

相对于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应该说中国学者尚未真正地涉足这一领域。薄弱的研究基础,乃是我们涉足这一领域时,首先感受到的困难之一。虽然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可资借鉴,但是如何用中国人独自の

思维和观点去阐述那些发掘于地下的文物和传世的神话传统，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其次的困难是文献资料的匮乏。日本真正出现自己的文字比较晚，在远古至6世纪时段内尚无文字，因此当时的日本未能出现如中国那样的丰富翔实的史事记载。有关早期日本的记载，首见于中国的《山海经》、《论衡》、《汉书·地理志》等。但记载都很简单，《山海经》、《论衡》只提到了“倭”和“倭人”，而“倭”、“倭人”究竟是否就是日本，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虽略为详细，但也只有19个字，即：

“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

有关倭的内部情况、民俗、信仰等均没有提及。比较详细记载早期日本情况，且史料价值和信凭性极高的是《后汉书·倭传》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两书的记载成为研究古代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原始信仰）非常珍贵的资料。但依据这些记载是不能完全揭开当时日本人的信仰的全貌的，因此，利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以及批判地分析和利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传说，成为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

本书叙述的内容，跨越几千年的时空。在这一时空阶段内，按考古学的时代划分法，日本经历了绳纹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时代和古坟文化时代。人们的生产活动从狩猎、捕捞发展到农耕，特别是稻作农耕；生产技术随着生产活动的变化，也从木、石器并用发展到木、铁器并用；

与生产活动和生产工具的进步相适应,人们的信仰也从自然崇拜,逐渐地发展到原始宗教的状态。纪元4世纪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原始信仰逐渐地发生质的变化,到了7世纪后半期嬗变为早期神道。

从已知的资料可知,日本人的原始信仰,除了其自身的特性外,不少信仰和祭祀明显地与东亚,特别是中国人的早期信仰有相似性。因此,本书在叙述中,拟以一定的篇幅对此加以比较。

对笔者来说,虽然数年前对早期日本的社会和文化有过研究,曾利用中国古籍中有关日本的有限史料和日本的考古学资料,以及日本的神话传说等,完成了《弥生文化与古代中国》、《邪马台国与古代中国》、《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等著作,但对于日本人的原始信仰的研究并未深入涉足,因此写作此书,完全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自知学识浅薄,要较好的完成此课题,难度甚大。但是一种涉足探索这一领域的欲望,强力地推动我迈出了这一步。虽知未必能很好地完成此任,但也要尽最大努力去拓殖这一处女地,为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作出一点微薄贡献。如果本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未知的知识,得到大家的首肯,那就自感欣慰了。

第一章 “世间美丽物，何处不寻常”

——生殖神、鸟神、鹿神信仰

自然神的崇拜，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海、花草、树木、动物、昆虫等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从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则有性器崇拜和生殖神的崇拜。总之，在人类对自然现象缺乏认识的时候，万物皆可成为他们崇拜的神。日本人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资料的局限，本章拟对古代日本人的几种典型的自然神崇拜略加叙述。

第一节 生殖器 and 生殖神崇拜

在古代信仰中，最深刻、最使人敬畏的自然属性是生育和生殖能力。

繁衍人口是人类谋求自身生存的根本需求。在远古时期，人类囿于认识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对自身生育的原因、过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由于对人类自身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产生的等问

题的无知，人们对生育存在着神秘感。面对着出生与死亡，人们感到茫然。在这种神秘和茫然中，应运而生了生殖崇拜的原始信仰。

一、生殖器崇拜

生殖崇拜是世界上各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的原始信仰，具有许多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源于人类婚姻历程的近似性。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的研究，人类经历了群婚、族外婚、对偶婚以及一夫一妻诸阶段。在群婚阶段对女性性器的崇拜盛行，而对偶婚阶段则开始对男根崇拜。群婚阶段，男女之间混杂而居，两性关系极为混乱。男女的交媾，只是一种生理需求，并不知道它与生儿育女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女性成为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支柱。因此，创造生命的女性及表现女性的生理特征的乳房、阴户等，被视为是神灵之物，受到广泛的崇拜。


这种女性生殖崇拜，在日本也是存在的。在纪元前1万年，日本进

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者从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饰有绳纹的陶器，称之为绳纹陶器。这种陶器跨越的空间是从纪元前1万年至纪元前3世纪止，考古学者将其命名为绳纹时代。根据现已发掘的考古学资料，绳纹时代大约处在母系为主体的、或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进化的社会阶段。当时，原始日本人也崇拜女性和女性性器。虽然有关女性生殖崇拜的考古资料不是很多，但仅从已知的资料分析，绳纹时代的生殖崇拜显然有两种表现方式，即一是直接地表露女性性器；二是间接地用象征物较为隐晦地表现女性性器，但更多的是直接表露的方式。

直接表露的实物，据已知的遗物有砾石和土制版面的刻纹和女性



长野县松本市绳纹遗址出土的女性土板像

陶俑。爱媛县上浮穴郡的上黑岩洞穴曾发现绳纹时期的砾石一件，砾石上下均有细线雕刻，在石的上部刻有两只大大的乳房，在石的下部有一深凹的圆形小坑，似是女性的阴部。这件砾石，被称为“女神雕刻砾”⁽¹⁾。另有一件岩石制作的人体像，是在新泻县元屋敷绳纹遗址中发现的。岩石高12.6厘米，上狭下宽，上狭部刻有人的眼、鼻孔、口；中部略有隆起处，左右分别刻有一小孔，表示女性乳房；下部刻有四瓣叶形的刻纹构成一椭圆形。椭圆形的中心有一凹处，凹处的下方有一浅点。这一组雕刻，应是女性阴户的表现。⁽²⁾长野县松本市上eri穴绳纹遗址，发现了一枚土制版，长15.8厘米，背面雕有花纹，正面则雕有女性的全身像，上部是眉、眼、鼻、嘴，中部的两侧有突起的乳房，下部则刻有表现裙裤的纹饰，在裙裤饰纹的衬托下，十分明显地刻出女性阴部的图案。图案富有象征意义，“”极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

女性陶俑在全国绳纹遗址中多有发现。被发现的陶俑，有不少是没

有脑袋的，仅有身体部分。如大分县中津市高畑遗址出土的两件女性陶俑，一件没有头、手、脚，只有隆起的乳房和突起的肚脐；另一件没有头，也没有下半身，只有双臂和隆起的乳房。⁽³⁾同县宇佐市石原贝塚出土的一件陶俑，仅有两只下垂的大大的乳房。⁽⁴⁾岛根县顿原町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俑，也没有头，除了隆起的乳房外，在下部有一圆孔，似乎象征女性的阴户。岩手县长仓遗址出土的一件制作十分精巧完整的女性陶俑，头部有发饰，两只大眼眶中间，各用一条细直线画出了上下眼睑。两眼间有高翘的鼻子，鼻下有口，颈部有衣领的装饰纹，双手下垂，胸前双乳隆起，在腹部有一圆孔，孔的周围有数十个小圆点相围。（见下图）圆孔应是阴户，周围的小圆点似是阴毛的象征。除了上述直接表露性器崇拜外，古代日本人还采用间接的表现方式来表达对女性性器的崇拜。大分县本耶马溪町洞穴绳纹遗址，出土了一件陶钵，钵的壁上有一副很显眼的刻画。初看刻画，像似一粒外壳微张的果核，核

岩手县长仓遗址出土的女性陶俑



内有等待时机发芽的果仁。然而再仔细一看，这绝不是一幅描绘果核的画，实际上是一幅夸张的女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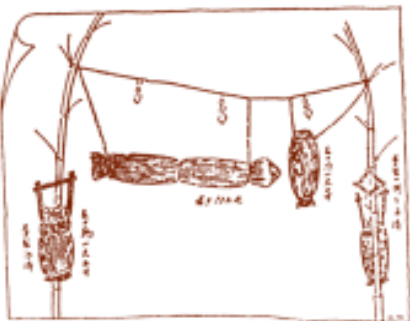
从上述出土资料可见，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主要采用直观的、写实的手法表示对哺育新生儿的女性乳房和产生新生命的女性阴部的神圣性的崇仰。

人类从对女性生殖崇拜向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化，反映了社会婚姻关系的变化。正如前已叙及的那样，在女性生殖崇拜阶段，人们只知其

母，而不知其父，母性是社会的核心，但是随着男性在物质生产中地位的逐渐提高，两性关系也逐渐从群婚向对偶婚发展。虽然对偶婚初期，男女间的固定关系极为不稳定，但是人们从这种不稳定的两性关系渐向稳定的过程中，认识到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只有女性而无男性不能出现新的生命，女性的怀孕是同男性交媾之后才出现的。在这种认识过程中，产生了对男性性器（男根）的崇拜。

男根遗物在中国有木、石、陶、玉等制成的模拟男根，在日本则以石、木为主。不过在日本男根遗物出土资料较少，对于已知的出土资料，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棒类物，有的则认为是性器崇拜。不论棒也好，还是性器也好，从出土情况分析，这些遗物大多是仪礼、祭祀和崇拜之物。^⑤青森县是川遗址出土了多件石制男根，其制作相当精巧，大多经过研磨。多数石制男根是单头的，但也有例外，如其中一件是两头的，龟头部分经过精细的磨研。

茨城县行方郡御舟神社的生殖器祭祀
(引自西冈秀雄：《性神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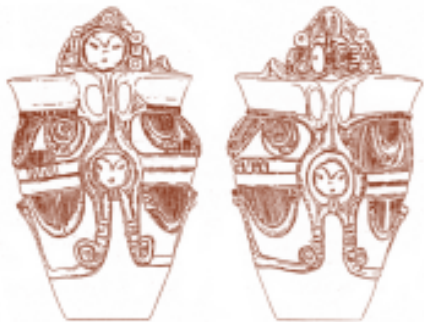


二、生殖神信仰⁽⁶⁾

在崇拜生殖器的同时，逐渐产生了生殖神的崇拜。出现生殖神崇拜的标志，就是人们不单单是崇拜性器，而是有意识的对性器和生殖神进行祭祀。对于生殖神崇拜的资料，在日本虽然不多，但也有若干实例，足以说明这种信仰的存在。在以长野县为中心的日本中部和关东地区的绳纹中期的居住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装饰吊手陶钵”。这批陶钵的上首部所表现的图像，除了人面外，尚有怪异的形象，有的似蛇头，有的只有两只大大的象征两眼的孔。这些陶钵中与性神崇拜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有御所前遗址出土的“人面装饰吊手陶钵”和曾利32号遗址出

土的“蛇面装饰吊手陶钵”。“人面装饰吊手陶钵”的正面是人面，而背面则是蛇头。因此，正确而言，正面应称为“神人钵”，背面应称为“蛇头人身钵”。现在，我们来具体看一看“神人钵”和“蛇头人身钵”的结构。

首先看一看正面“神人”图(见下图)。这件陶钵的正面，整体上是一座生殖女神图。钵的上首(即吊手部)是装饰的头部，眉、眼、鼻、嘴构造画出一副安详、和善的脸庞。“神人”面部正对面的钵缘处，有左右对称的两个椭圆形孔，似是象征双乳。钵的上半部雕有象征华丽服饰的纹饰，下部则雕有双腿和裤纹。在中下部的正中，即双腿之间有一开启的女性阴户，从阴户中露出一张眉、眼、鼻、嘴端正的可爱的婴儿的脸



长野县御所前遗址出土的吊手陶钵结构图

庞，示意婴儿即将从母胎中诞生。

再看钵的背面，除上首部的人面换成蛇头外，其他均与正面完全一样。不论是正面的“神人图”，还是背面的“蛇头人身图”，似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以下心理状态，即：第一，人的孕育、出生是神的旨意；第二，神通过女性阴户将人送到世间，因此，阴户是神圣的，值得尊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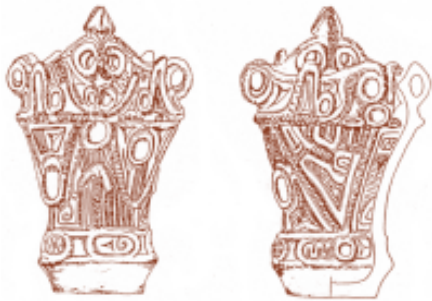
在曾利遗址的32号住居址出土的一件吊手陶钵，从其正面的整体结构看，似一座男性神图。钵的上首的顶端，有一张仰天的张开的三角形嘴，嘴下的钵缘部是两个大圆孔，双孔下是鼻。下部有八字分开的粗粗的隆带纹，在粗粗的隆带纹正中，有一特殊的隆起物，形状似伞，也似蘑菇，挺直的隆起纹顶着伞叶。这种造形，似可作如下结论，即三角形嘴是蛇的头部，两个大圆孔是两只大眼，下部八字分开的隆带纹应是两条腿，隆带纹正中的特殊隆起物，即挺直的隆起纹顶着伞叶图形的显然是男根。因此，把这一男性神图称为“蛇头人身男性神图”较为恰当。

把蛇头与人身结合起来表现神

的形象，其实在东亚地区是不足为奇的。如在中国的古典《山海经》中就有许多人体与动物相结合的神。如该书记载：在巫咸国，“国中有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所居不雨。”同书《海外西经》载：轩辕国有“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在日本中部和关东地区的绳纹中期遗址出土的蛇与人体结合的女性神和男性神说明蛇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是极受崇仰的神物。蛇信仰的出现，一般与水域，或山地的垦殖有关。日本多有山泽、湖泊，是蛇生长之处，再加上绳纹中期以后，人们在以狩猎、捕捞为主的采集经济之外，已开始出现粗放的陆耕。垦殖中蛇是经常遇到的生物，遭蛇咬致伤、致命的事屡屡发生。久而久之，在人们的思维中蛇成为关系人的生死的重要因素，最终被视为神，期望它不是降祸于人，而是降福于人。这就是出现“蛇头人身女性神”与“蛇头人身男性神”的原因吧。

日本绳纹时代的生殖神崇拜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北海道、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栃木县、群馬县、山

长野县曾利32号遗址出土的吊手陶钵结构图
(引自川谷真：《吊手土器的象征性》一文)



梨县、静冈县、长野县等的绳纹遗址中发现的环状列石遗迹。现在试以秋田县大汤环状列石遗迹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具体叙述。

秋田县的东北部有一处称为十和田湖的湖泊。湖泊附近，有座名叫鹿角市的城市。在该市的一处因河流浸蚀而形成的台地上，发现了两处绳纹时代后期的列石遗迹。一处在台地东南，名为野中堂遗迹，一处在台地西北侧，名为万座遗迹。野中堂遗迹由内外双重石环构成，外环直径东西41.5米，南北38.5米，呈椭圆形。在内环和外环内有圆形、方形的列石群。现存有44座列石群。万座遗迹也是内外双重石环构成。其规模外环直径为46米，现存列石群有48座。据学者调查，环形列石

可分为八种情况，即：

- (1) 环形中央立一柱状石，围绕柱状石再平铺石块；
- (2) 环形四角各置柱状石，中央用平石铺地；
- (3) 用多块（五块以上）平石铺地；
- (4) 用柱状石构成环形外圈，圈内不铺石；
- (5) 用柱状石横向铺成马蹄形，马蹄形内用大小杂石铺地；
- (6) 直立柱状石和横向放置的柱状石构成环形外圈，圈内用小石铺地；
- (7) 横向放置柱状石，构成环形外圈，圈内不铺石；
- (8) 环形中央直立二块柱状石，同时四角各立一块柱状石，其间铺细长石条。

八种环状列石结构，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柱状石或直立或横向放置，构成环形（有的为马蹄形），环圈内用杂石或小石或条石铺地面；二是柱状石或直立，或横向放

置，构成环形，环形内没有用任何东西铺地面。这两种类型，在后面谈到环形列石的性质时我们还要叙述。

还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考古学者在万座遗迹西北处，发现了25座立柱居住建筑遗迹。其中22座居住遗迹的位置，是在环形列石群同心圆的外侧，与列石群相距28米。这些围绕环形列石群的居住建筑遗迹内，并没有发现炉迹和使用火的痕迹。这说明这些建筑不是人们长时间生活过的遗迹，而是有某种特殊用途的场所。这一点对于我们下面将要叙及的观点很重要。

关于环形列石群和居住遗迹的性质与用途，至今日本学术界观点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基本上是墓域，也是祭祀场所；有的则认为从野中堂遗迹中心的柱状石向万座遗迹中心的柱状石间连结成一直线，其延长线正是夏至日落的方向，所以环状列石是“测时器”。

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叙述我们的观点以前，先介绍一下古代中国的“高禘石信仰”。“高禘”是司婚媾和祈子的祭祀。这种祭祀在

《周礼》、《礼记》中均有记载。在举行高禘祭祀时，必须有祭拜神的牌位。这种牌位在古文献中称“宝”（同“主”）。“宝”多以石象征，称“高禘石”（或简称“禘石”）。所以古人把放置这种祭祀、婚媾、求子的“宝”的地方，叫做“祫”。

“祫，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⁷⁾。据史载，汉武帝在喜得太子戾时，建立了高禘祠，并以石为主。此事在《通典》中有明确记载：

“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为高禘之祠于城南”。杜佑注释说：“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为主，祀以太牢也。”⁽⁸⁾

有学者指出，“高禘石的最初形象”，“大概是象征着人类的生殖器”⁽⁹⁾。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禹、启都是从石中诞生的。“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¹⁰⁾。《淮南子》中也说：“禹生于石，契生于卵”，高诱注释说：“禹母跖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¹¹⁾。

又据《周礼·地官》禘氏篇记载：